

原创芭蕾《大地之光》登上『上海之春』舞台



■本报记者 宣晶

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主体演出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大地之光》4月10日、1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作品讲述生于混沌之境的逐光者为点亮世界而追逐光、播种光、最终成为“光”的故事。

《大地之光》首演于2022年，由上芭副团长、首席主要演员吴虎生担任编导，主创团队大多为团里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沉淀与积累，新生力量已崭露头角，作品历经打磨也更加成熟。“《大地之光》是传承也是突破，更是上芭人对海派芭蕾艺术风格未来之路的勇敢探索。”团长辛丽丽告诉记者，“上海之春”力推新人新作，《白毛女》《红旗颂》《梁祝》等作品都从这个平台起步，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我们准备好了，为‘上海之春’全力以赴！”

足尖起舞传递希望

是什么力量带领人们走出黑暗？“逐光者”“光”“守夜人”三个具有鲜明符号性的人物，舞出了答案。《大地之光》聚焦当代生活，从人们深陷困境时的内心活动切入，将希望之力、信仰之力喻为“光”，赞扬生命的无畏、不屈与顽强。

《大地之光》选用了德彪西和贝多芬的作品，特别是将两首《月光》呈现在同一舞台上，让舞蹈与音乐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在充满未来感的舞台上，古典音乐与当代芭蕾互相映衬，经典的TUTU裙、足尖鞋和时尚服装形成反差，共同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借此打破了时空界限。“《大地之光》兼具交响性和叙事性，古典与未来在舞台尽情碰撞。”吴虎生告诉记者，作品的诞生对年轻创作团队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突破。“当我带领创作团队群策群力，一次次碰撞思想，将脑海中的想法不断地完善，和演员们在排练厅一遍遍打磨，最终使《大地之光》呈现在舞台上，我感到无比满足。这就是作为编导的乐趣所在吧！”

芭蕾艺术的独有语汇、德彪西的音乐、戏剧性的故事结构和兼具古典元素与未来感的视觉设计，令《大地之光》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舞剧先后斩获第二届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优秀创作奖、优秀表演奖，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等殊荣。“首演以来，这部作品在不断的完善下，愈加成熟。期待《大地之光》在‘上海之春’舞台，向大家传递希望的力量。”吴虎生说。

新生力量初露锋芒

“总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前行。”上芭主要演员许靖昆饰演“逐光者”，这位00后舞者对舞台充满了渴望与激情。《大地之光》告诉我，只要勇敢去尝试、去探索，保持好奇心，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看见不一样的色彩。”

上周，许靖昆刚登上“第七届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的舞台，与伙伴们一同演绎《大地之光》选段——《月光》《苏醒的大地》。“有点激动，有点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新人新作展演，“这个平台意味着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能让观众看到自己，让舞蹈圈的老师、演员同行认识自己。”

许靖昆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曾获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少年组男子古典舞金奖、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金奖。2019年，他从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学校进修归来考入上海芭蕾舞团。2020年，吴虎生为许靖昆创作了独舞《惊蛰》。在3分20秒的舞蹈中，他以极具刚劲力量的肢体动作，表达了春天来临驱散病魔的希望。“在学校里，老师们领着我跑；在团里，团长、虎哥和前辈们都推着我进步。”许靖昆说，“他们就像光，照亮了我的前路。”

“以老带新、以戏带人，上芭通过每年百余场演出，让年轻人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新生力量。”辛丽丽说。经过舞台的历练，戚冰雪已升任首席主要演员，冯子纯、郭文瑾等逐渐崭露头角，王嘉力刚刚获得日本国际舞蹈大赛成年组金奖……在这里，越来越多年轻演员用足尖绘出海派芭蕾的未来蓝图。



原创芭蕾舞剧《大地之光》讲述逐光者为点亮世界而追逐光、播种光、最终成为“光”的故事。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观众席

一场美式狂想的冒险之旅

陈景舒

经典电影音乐作品的现场音乐会往往受到影迷与乐迷的双重喜爱，充分证明了音乐在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前晚，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2024上海音乐会在上下半场分别演绎了乔治·格什温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品，为观众带来了难得一见的美国音乐盛宴。

整场音乐会从上半场偶有失误的略显局促，到下半场回归电影音乐这一乐团舒适区的意气风发，总体呈渐入佳境之态。马歇尔在这场音乐会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作为指挥、钢琴家、管风琴家的能力。在《蓝色狂想曲》《我有节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三部作品中，马歇尔以古典音乐的主题展开与变奏手法，重新演绎了《蓝色狂想曲》的钢琴华彩段，展示了古典与爵士融合的另一可能；在《我有节奏》中，他以管风琴独奏，在格什温原作基础上进行即兴编创，呈现了传统乐器的现代表达，管风琴恢弘的气势与音乐中原本的活力乐观形成呼应；在《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开始时略显中气不足的喇叭声，令舞台上下的人们不禁含笑，这正是音乐会现场才会拥有的体验——每次演出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聆听体验。瑕不掩瑜的上半场演出烘托出一派轻松自在的氛围，不同于欧洲古典音乐的严肃有序，乐手们对小插曲的一笑置之展现了一种乐观包容的精神。

下半场演出的曲目来自8部影史经典，包括：《夺宝奇兵》《铁甲船长》《大白鲨》《E.T.外星人》《辛德勒的名单》《哈利·波特》《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

《奇兵进行曲》中的小号独奏甫一出声，印第安纳·琼斯英气逼人的形象便跃然眼前。随后的《飞往梦幻岛》与《E.T.外星人》的“飞行主题”继承了《奇兵进行曲》中宽广浪漫的特质，弦乐组以充沛饱满的情感勾勒出极具梦幻气息与好奇探索氛围的音乐形象，将观众带入了彼得·潘与E.T.的世界中。在这两曲之间，《大白鲨主题曲》弦乐组的大量不协和音阶展示了三位男子捕猎食人鲨的惊心动魄，展现了威廉姆斯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辛德勒的名单》中“主题”与“回忆”这两段配乐，作曲家以悲壮深情的细腻旋律，写下对悲剧的哀诉与对暴行的诘问。在乐团首席的小提琴独奏与乐队的演绎下，绝望中的希望，人性的光辉以及恰如其分的演奏，都让观众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曲与最后的《星球大战》主题曲，都有着威廉姆斯所擅长的、美国电影音乐所钟爱的宏大史诗氛围。音乐会最终以《星球大战》中的《帝国进行曲》作结，马歇尔在这首作品中引导观众与“全自动”演奏的乐队鼓掌互动，全场气氛达到顶峰。

(作者为青年乐评人)

上海出品电视剧《城中之城》登央视一套，开播即热播

起笔职场落笔时代 在理想的守望中铺开发展画卷



《城中之城》以“人”筑城，展现金融群像谱系。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王彦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类似的话，已在金融行业任要职的赵辉们听师长嘱咐过。现在，陶无忌们也穿上“白衬衫”开启他们的职场生涯。两代金融人，剧中的群像组，他们有时是彼此的“前世今生”，又终将在职场抉择与人生起伏里融于时代的演进。

电视剧《城中之城》4月9日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爱奇艺、上海兴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首播前两集便以酷云实时1.98的峰值登上当晚全国黄金档剧集收视率榜首。开播即热播，导演滕华涛写实、严谨又细腻的视听语言，白宇帆、于和伟、王骁、冯嘉怡、徐松岩、陈瑾等中青年实力派的精彩演绎，剧本在前几集铺陈的戏剧张力等，都一一奏效了。而事实上，对于有着题材稀缺性的《城中之城》而言，创作者如何在几乎没有可借鉴范式的背景下，写出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即景，兴许才是剧作的最大看点。

开局过后，大剧气质初显：它起笔职场，细细勾勒不同类型机构、不同岗位金融人的成长蜕变、人生抉择；它落笔时代，人的命运走向、行业风起云涌的背后，时代清晰在场。当创作者根植中国土壤，在职场交锋中演绎普通人的悲欣、人性的幽微，在行业跌宕中融合大时代的缤纷，一卷关于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卷轴正在对理想的守望中渐渐铺展。

以“人”筑城，由人性的斑驳解码专业“门道”

金融，现实生活中距离观众似乎并不遥远，从对私到对公业务，

从生活的柴米油盐到企业行业的发展腾达，都少不了与金融业打交道。但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在银行、证券、信托、投行等各色机构环环相扣、国内国际市场风云激荡的气象中，金融又是普通观众不甚熟悉的江湖。

创作的难题就这样来了。一个观众一知半解却又息息相关的领域，既要在故事推进中写出圈内人认可的内行感，也要为看不懂门道的外行人写出科普感。严谨专业与通俗易懂懂间，最好还能见微知著四两拨千斤地写透行业不足为外人道的乾坤，如此才能引人入胜。

不同于原著小说以陶无忌为第一视角，电视剧《城中之城》从开篇就亮出群像架构。前两集中，围绕一场瞬息万变的金融战，两代主要角色悉数登场。那天，陶无忌懵懂着他在深茂银行的职场新旅程。同一时间，分行行长戴其业找到支行行长、他的徒弟赵辉，商量如何为危机中的民企嘉祥集团护航。他深知不愿违法违规的背景，写出不愿见民企被国际资本恶意打压，几番思量决定铤而走险，通过信托通融企业燃眉之急。怎料，好心被信托方利用，戴其业本人因此意外殒命……

一场葬礼，当年的四大“门徒”悉数到场。剧作借师母的嘱托、四人饭局上的谈话，将各自职业身份与性格底色和盘托出：支行行长赵辉守正自持，华东审计部负责人苗彻胸中有格局，支行对公部的高管苏见仁是性情中人，而信托公司老板谢致远精明能干、利益至上。再往外，一名行长的离世激荡起层层涟漪，银行、信托、民企等多元角色纷纷入局，小城青年陶无忌、向往摩登生活的田晓慧、家有渊源但又不甘只靠家庭的程家元等新生代金融人也在不自觉中与风暴中心渐行渐近甚至交错相遇。在

此过程中，新生代有他们的职业理想、物质追求、价值认定、情感诉求，上一代金融人亦有他们的底气、铠甲、诱惑与软肋。作为迄今为止展现金融群像谱系最为完整的当代都市剧，《城中之城》早早以“人”筑城。剧中的城，既是物理空间的金融城，更是复杂人性筑造的城、内心欲望垒起的城。正是编导演从普遍的人性、人格、人情、人道四维立住了“人”，感同身受的观众得以从斑驳的人性进入，随剧情步步解码金融专业的“门道”。

以“理想”守城，透视中国金融发展的时代脉络

闯过信息量高度浓缩的前两集后，现实主义创作布下的线索渐渐汇拢收束。故事主线与内核的明朗，让主创兢兢业业埋伏的细节能迅速映照出主题立意。

故事的前半程，赵辉是陶无忌的职业偶像，是刚正不阿的苗彻眼中可信的伙伴。四大“门徒”的饭桌上，他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回应对晋升路的势在必得，有自爱更有自矜；他也用“不想、不用”回绝谢致远抛出的女性试探，阐明内心坚定。可行长的风光背后，女儿赵蕊的眼疾已到了治疗的最后窗口期，巨额手术费终究实行了为人父的心头大患；同时，自信凭本事吃饭的职场路或许出现变数。外部与内在的环境悄然转变，人生的境遇起伏间，身为商业银行当家人的他眼看落入幕后操盘手的围猎陷阱。

“我们这行就像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它总是会慢慢变黄、变黑。”曾经，赵辉对苗彻和陶无忌都坦承相告，“但我们还是要非常爱惜它，让它发黄变黑的时间来得越晚越好。”可以想见，人物心中将会升腾起

反复追问。金融改革，是戴镣铐的舞蹈，还是结果导向的“创新”？利益与信仰冲突，是坚守理想还是随波逐流？常在资金河边走，能否不忘初心不湿脚？同僚一场的苗彻与赵辉，谁能经受住原则的考验？眼见偶像、好友一步步错步错，掩饰或彻查，哪个才是真正的有情分？滕华涛说，希望剧中能塑造出西西弗斯般的人生逆流，“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触动观众对行业伦理、职业道德、人生方向的思考”。

事实上，剧中人之所以能让观众代入，时代的真实触感才是共情的最大土壤。有网友注意到，今年以来，央视已接连播三部带有金融元素的电视剧。开年的《繁花》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股市从荒芜中崛起的惊涛骇浪；收官不久的《追风者》由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战线道出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样以金融为线索的《城中之城》，既在行业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承接了前两部的疾风劲草、理想主义，更进一步对接了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时代脉搏。以开篇的一连串戏剧冲突为例，收紧监管，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国家对民营企业、对科创产业的扶持等，凡此种种时代发展的注脚都为剧情推进提供了底层逻辑。

在此意义上，《城中之城》以“理想”守城，其实在两代银行人的职业抉择中，浓缩了中国金融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坚持发展为民的价值导向。正如滕华涛所言：“我希望通过把金融从业者人员的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相结合；希望塑造一批坚守职业道德、维护金融秩序的青年群体形象，用艺术创作去直面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体制，去展望终将实现更好、更健康发展的中国金融行业。”

对话《城中之城》原著小说作者、上海作家滕肖澜

“心无旁骛的写作才是一切的根本”

■本报记者 许畅

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的上海出品电视剧《城中之城》，改编自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的同名小说。该小说首发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夏卷），曾获评中宣部2018年十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作为一名70后上海作家，从《城里人的月光》到《乘风》，从《城中之城》再到《心居》，滕肖澜总是在写上海。她笔下的“城中之城”与以往作品里的城市有何不同？对于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她持何种态度？电视剧热播之际，本报记者对话原著小说作者滕肖澜。

记者：继《心居》后，这是您第二次和滕华涛导演合作。作品从纸上文本转换成荧屏影像，内心会忐忑吗？以前听到有作家“吐槽”：“电视剧火了才带动小说卖得好”，您怎么看？

滕肖澜：小说和剧集是不同的两种艺术表达形式。这次主创团队有着丰富经验，我相信他们会从专业角度出发，遵循改编剧本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二度创作。的确，电视剧如果播得好，可以提高小说销量，这是双赢的过程。但对于小说作者来说，这似乎不应该去多

考虑。无论何时，心无旁骛的写作才是一切的根本。

记者：不同于您大部分小说穿梭百姓弄堂家常，《城中之城》转向金融专业领域的探索，写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回头看还满意吗？如果当下再写，会加入什么新线索吗？

滕肖澜：小说从2015年开始计划，接着去银行蹲点，再是构思、动笔，到2017年底全部完成，距今确实有一段了。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创作难度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我对自己定的目标是：专业上不能有硬伤。当时学习了很多文件和实际案例，与工作人员们同进同出，听他们交流，打成一片，就是希望自己能完全融入环境；在架构故事和人物时，让金融背景自然而然地展露出来，不是硬邦邦的，更不能是虚假的。

值得庆幸的是，完成初稿给其中两个银行员工看，他们都表示“蛮像的”。这给了我很大鼓励。回头看，已经过了好几年，金融政策和相关背景都有了变化，如果我再写一次，肯定会重新采风蹲点，找出新的切入点。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直面变化、转型中的现实，呈现当下复杂的生活是一种挑战，在不断挑战自我中会获得成长。

记者：小说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背景，展现了银行新人、支行副行长以及审计负责人之间围绕利益与初心的激烈对决，有挣扎、有坚守。如何以两代从业者视角，将繁复的金融行业架构搭建起来？

滕肖澜：金融之城里的顶峰博弈，也是两代金融人的信念对决。高楼之下，阴影遮不住的是人性发出的微光。小说没有过多着墨于实际金融操作过程，更注重于写金融城里的“人”。写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命运走向。

归根到底，写金融和金融人，写上海，写上海人，其实就是写中国，写中国人。希望读者们看完书，会感慨人性的复杂，以及个体的微小与强大。

记者：您曾说希望笔下的上海“是真实的、感性的、值得尊敬的”。她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更是一个信念、一份希望、一种精神”。会担心自己贴上“地域写作”的标签吗？

滕肖澜：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如果说石库门里的“上海”，是原生态的、单线的、感性的，那么《城中之城》里的“上海”，相对更加多元、更加理性。

自然自然地就会写上海。至于标签、流派那些，说实话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只写我想写的，说我想说的。写作让我快乐，也让我沉浸其中。

上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有时候作者写什么主题，从什么角度切入，往往是很偶然的。仿佛一下子跳出来。可一旦跳出来了，就会立刻认定：这是我想写的。这种偶然性可能就是文学的魅力，像在跟作者捉迷藏，很有意思。

记者：小说里有个意象，说人生好比白衬衫，这是否也传递了您对金融人群像的价值底色——人生既无奈又有魅力，但没有试错的机会？

滕肖澜：“白衬衫”确实有隐喻的作用。因为纪律守则与实际操作之间，往往是有着一些可进可出的地方。松一松紧一紧，都是真金白银。从小说的角度，这其实就是最值得写的地方。

人生也是如此，有摆得上台面的道理，也有摆不上台面却又被大多数人认可的道理。后者写起来肯定比前者更有趣。所以写金融题材小说，一方面要把是非对错辨清，另一方面也要把人性夹缝里那些一言难尽的东西，尽量地展现出来。期待演员们的精彩“飙戏”。